

俞挺 設計無托邦

資料及圖片提供 | Wutopia Lab 企劃、採訪 | 室內雜誌編輯部

Wutopia Lab，一個以魔幻現實主義，創造日常奇蹟的全球當地語系化建築設計事務所。主持人俞挺近年以別具特色的空間語法，打造了看似夢幻實存現實的商業空間，屢屢造成城市話題。而一切，其實源自於他具備藝術家的浪漫與想像力，同時也懷有建築師的理性務實，複雜、宏觀、創意的思維，讓他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偶爾也挑出了當代人的隱性想望，獨特的世界觀與設計思考，讓人難以用建築師／藝術家／劇場設計等單一角色來定義。

熱愛藝術的建築師

俞挺投入設計產業迄今 27 年。回首最初，他並未把建築師視為終身職志，1990 年在清華大學就讀的首個學期，對當代藝術的興趣更勝於建築學，像海綿般吸收藝術領域的知識與經驗，教授介紹的柯比意（Le Corbusier）、萊特（Frank Lloyd Wright）或是後現代主義都未能激起他對建築學的熱情，直到一天，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歌德學院裡翻閱了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的專書，被畫面裡的極簡美學與豐富隱喻所吸引，作品呈現的極簡主義精髓，不是蒼白呆板的大白牆，而是對線條的精練純粹、對物料質感深刻理解之後的結晶，淨簡卻自蘊濃厚深度，當下的震撼讓他萌生「做一個建築師是很酷的事」的念頭，開始投入研究密斯凡德羅 less is more 的減法哲學。然而，less is more 究竟為何而減？要減掉什麼？他卻無法從當時的建築師、大師身上獲得合理的解答，內在對於藝術的喜好與敏銳，引導俞挺開始轉往他方尋找答案，就此深深影響了日後的設計思維。

在藝術領域裡，倪瓚文人畫的逸氣與梁楷的瀟灑筆觸給予俞挺獨特的美學體驗，那種放鬆、靈動、簡筆的山水畫和人物畫，與西方極簡主義講究的精確、嚴密相比別有意趣。而羅斯科（Marks Rothko）、達利（Salvador Dalí）、夏卡爾（Marc Chagall）、梵古（Vincent Willem van Gogh）、馬列維奇（Kazimir Malevich）作品裡的色彩、構圖與創作觀念，則讓俞挺擺脫了傳統中國文化的桎梏，靈感更加奔放自由，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哲學養份與博觀思維，更打開了他內在的精神枷鎖。就這樣，汲取東西方養份，建立了俞挺視野博大且善於微觀的特質，以及懷有彈性開放且尋思諸多可能的胸懷。

俞挺表示，近年對他影響最大的「複雜系統的新思維」，即是融合了第二熱力學定理、量子力學、混沌學說的複雜系統思維方式，幫助他徹底擺脫傳統建築師的思想桎梏，在設計上呈現出開放、多樣與當代性的表達，同時又能從其中讀到一抹汲自傳統、某些審美與思索的影子。

“建築空間是
一種四維積體的思考。”

俞挺
建築師，美食家，專欄作者
1972 年生於中國上海
現居於上海

Wutopia Lab 的主持建築師，聯合創始人。Let's talk 論壇聯合創始人，城市微空間復興計畫聯合創始人，FA 青年建築師獎聯合創始人。
清華大學建築學學士，同濟大學建築設計與理論博士，教授級高工。

Wutopia Lab 事務所和他們的作品被大量的國際知名設計獎項所認可，被選為 Architectural Record Vanguard Firm 2018, HD-Wave of the Future Honorees 2019, Archdaily China Building of the year' 18 Top Three. Wutopia Lab 曾獲 ICONIC AWARDS, German Design award, Best of Year Award, iF, IDA, FX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 等獎項，也曾被 INSIDE, WAF, WAN, DFA, Frame, Dezeen 等獎項提名。



設計在於精神 而非尺度

俞挺的建築背景為內在積澱出紮實底蘊。他認為，建築有別於其他藝術類型，它能塑造出一座讓人可以踏入的三維空間，空間裡的使用行為賦予它人文體驗與人文精神，再加上時間性的參與，構成了建築空間的四維思考。因此，創作內涵的意義更勝於量體尺度。

擺脫建築尺度的迷思，更精究內蘊的精神觀，可以從俞挺過往的作品讀出。那些看似類地景裝置的微建築，就功能面而言或許單純，它其實更像是一種啟發思考的精神場所，可謂是小而宏大的具體印證。俞挺坦言，「大」對許多建築師而言是誘惑，好像只有宏大的敘事才能滿足雄心壯志，但他以量子力學裡所說的「世界是由事件組成」的角度來思考作品，認為創作者如果內在具備一個複雜、系統的眼光，就能跳脫單一個體的侷限，換來發展系列的大布局。因此，每個小建築（微型裝置）都可視為作品裡的組成部分，從第一個逐漸發展至多個，甚至數十個，作品群裡的每一個體都自有特色與探索目的，不同的小作品之間又有一貫的核心思路彼此聯繫；就觀念上而言，它們是一個具有共同意義的大型作品，拆分閱讀亦能欣賞內部建構的獨立世界。當想通了這點，設計思考就無需拘泥於尺度的大或小，而是傾注於作品裡的精神核心。

俞挺認為，每個微建築都可以從一個切入點入手，切入角度與場所精神會構成對自身、他人、社會、世界的思考和表達，因此尺度限縮未必會限制發揮，更重要的是設計思考的切入點，以及作品想表達的精神性。他進一步分享，微建築的切入點大致有二：第一、對於身體的真確瞭解；第二、對於身份的清清楚楚認知。這些都會影響設計者如何將場所、時間、技術貫徹起來融會表達，創造出一種新美學，並且從中充分體現出自身的思考與信仰。

新時代閱讀空間

魔幻感的書店空間，是俞挺作品裡最引人矚目的亮點，這些書店各具特色，就像一座充滿故事性的空間，承載著城市歷史、品牌精神甚至奇思妙想。在數位時代，實體書店的存在意義究竟為何？俞挺認為，在當今科技社會下，書店是一個微型文化綜合體，它的意義除了購買、知識分享，同時也提供了社交功能，這些特質奠定書店不會因時代更迭或科技進步而消失，因為它提供了一種有深度的、知識分享的社交，尤其近年新冠疫情籠罩下，人們經歷了嚴格的防疫隔離生活，更加彰顯出實體交流的珍貴與重要。

然而，在訊息爆炸的數位時代如何讓消費者主動走進書店，靜下心來享受閱讀？俞挺以設計作為助力，在書店規劃的著墨上，尤其重視空間予人的閱讀享受，在意場域氛圍能否讓人放鬆；原因在於，他觀察大多數的時候人們對閱讀會有一種戒備和緊張感，因此希望空間氛圍讓讀者鬆緩情緒，消弭內心的戒備感，用開放心境去探索書店裡的知識與樂趣，自在的悠遊其中，打開書本沉浸閱讀享受。

“每本書就是一個世界。”

喜歡閱讀的俞挺，也分享了近年喜愛的書籍以及給予他的啟發，這些書單亦透露出他博觀思考的特質。《真實的幻獸：從神話寓言中現身的二十七種非虛構生物》（The Book of Barely Imagined Beings），向他展現了一個從未瞭解和涉足過的生物世界，理清了他對生物學的許許多多誤區，醒悟生命如此豐富多彩，生物進化和生存方式也給予他設計靈感，意識到建築設計所掙扎的諸多原則有時是作繭自縛。《大地之下：時間無限深遠的地方》（Underland: A Deep Time Journey）展示了人類學對於人類社會的思考，給予他許多新角度，重新認識看待世界的方式、方法。第三本書《莫斯科紳士》（A Gentleman in Moscow），是一本閱讀體驗極其舒服的小說，讓人愉快的、深入的去閱讀、瞭解。



1.《真實的幻獸：從神話寓言中現身的二十七種非虛構生物》（The Book of Barely Imagined Beings）。2.《大地之下：時間無限深遠的地方》（Underland: A Deep Time Journey）。3.《莫斯科紳士》（A Gentleman in Moscow）。4.《惡棍來訪》（A Visit from the Goon Squad）。5.《地中海三部曲》（Empires of the Sea, 1453, City of Fortune）。

他也喜歡《惡棍來訪》（A Visit from the Goon Squad），認為這本小說的寫作結構非常棒，可從中瞭解了許多與他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第五本書是《地中海三部曲》（Empires of the Sea, 1453, City of Fortune），講述威尼斯、奧斯曼帝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將歷史書寫得生動、細節豐富、波瀾壯闊當中又不失細膩的探究，令人歎為觀止。

靈感是種日常功

身為一位建築設計師，保持源源不絕的靈感是必要的。談到如何尋獲靈感並且維持創意？俞挺分享，其實靈感與創意來自日常累積，生活周遭的一切現象都可能是靈感來源，它並非偶發也無法速成，身為設計者必須要時刻敏覺環境訊息、閱讀世界脈動，持續豐厚自身內涵與思考深度。

他從量子力學的觀點打比方，城市裡的物體是由不同事件的組成，世界與城市也是由不同事件組合而成，不同的城市之間有著相同點與相異點，若由此切入就能跨越領域限制，覓得其中的關係與可能，從博大視野縱觀全局，靈感自會源源不絕。面對設計題目其實就是盤點日常浸潤在這些事件群裡的感受，哪個事件觸動腦海的迷因（meme）來切合入設計，當你維持在敏覺與累積的狀態裡，每天都有創意的火花驅動著你，靈感會推著你去等待著一個合適的設計機會出現把它實現，而不是有了設計任務才開始苦思靈感。

面對將在地特色融入空間的命題時，大多數設計者會從物體著手，可能從材料、建築、形式、或者取用當地某個具體象徵來進行轉型、變化。然而，俞挺的作品卻巧富新意，宏觀思考的特質讓他在規劃城市空間時，更輕盈地將在地文化與群眾記憶織入其中，隱約扣合又別出心裁，其中奧秘在於他會從人類學的角度來剖析在地文化與群眾記憶。俞挺認為，「物」的文化價值取決它能否在群體記憶裡佔據神聖、重要的位置，何不先深入探掘「群體記憶」與「物」體之間的隱性關係，再為它賦予新形象與別致體驗？因此在做研究時，他會從體驗群眾記憶來著手，深知無論是鮮明或是被人遺忘的模糊記憶，都會變成事件存在於各種載體裡，或許依然體現、或許深深隱藏，有賴仔細研究與耙梳來挖掘搜集，在累積了龐大的素材

資料後再使用 less is more 來進行精萃，從中提煉出那個最重要的記憶點，並用當代手法將它織入設計方案裡，透過實體的建築空間領人重溫當地的集體記憶。

內在的上海印記

談到記憶，俞挺自身背景也烙印成作品裡的辨識標記。剖析自身作品裡的特徵元素，俞挺表示，他特別著迷於半透明的質感，常在作品裡使用壓克力、沖孔鋁板。對於半透明的著迷，源自於他的上海背景，當地全年約三分之二是陰天，日常鮮少看到烈日裡陰影映在建築上的畫面，較多的是天光像實體碾平在二維畫面的效果，剪影（silhouette）在生活裡的感受比明暗交界線形成的影子（shadow）更加強烈。因此，他想要在建築上去創造這種剪影效果，一種半透明的美感。他回顧，在中國水墨裡會有在黑白畫面上做出點彩，那樣跳脫的一筆反而讓原本畫面變得與眾不同，另一方面他熱愛德國表現主義，因此會嘗試在這種半透明、黑白灰的調子當中加入些許強而有力的撞色，令整體空間顯得靈動生氣。他也會使用沖孔鋁板來營造別致的半透明效果，讓金屬板纖密的孔洞構成如紗篩飾的錯覺，那份朦朧半透明的效果不僅消弭了金屬的物質性與冷硬感，還有份欲語還休的趣味。不過近期隨著不同的發展可能，他也開始嘗試使用其他材料。

理想社會 吳／無托邦

Wutopia 是 Wu 和 Utopia 的合體。Wu 內含複義，第一個是「吳」，意指中國的江南。第二個是「無」，就是沒有。俞挺坦言，自己無法接受西方烏托邦所主張的社會類型，他反烏托邦，因此要吳托邦。若真有個理想社會的參照，必須在桃花源和烏托邦這兩個類型作選擇，那麼他更願意選擇放鬆、愉悅的桃花源，那個源自江南文化精神的理想社會，因此他要用「吳／無」來取代「烏」，打造心中的理想世界。

Wutopia 目前全員編制 12 人，團隊聚於上海。俞挺身為事務所創辦人、主持設計師同時也是經營者，多重角色裡他取得了良好平衡。在精實團隊的策略下，他的主要角色是設計師，也由於風格、定位鮮明，大膽且格局開放的特質，Wutopia 一直能磁吸可以共謀願景的業主，業務來源保持穩定。長期以來，事務所堅持建築即媒體的策略，讓每個作品發表都能產生足夠的關注和影響力，解決了常規事務所的市場行銷工作，在編制上得以精練與效率。

在事務所的實質分工上，俞挺是主持建築師，親自擬定每個項目的策略和方向，掌控設計的方方面面。專案建築師依據策略與方向去執行，同時每個過程裡都能提出想法再激盪。俞挺致力將決策鏈簡化，把事務所的員工都培養成項目建築師的

角色，給予他們一定的自主性，在設計的複雜系統裡面共同合作和良性競爭，讓事務所能彈性、靈巧且與時俱進。

在分工日益細緻化的當今，執行設計作品時必須與各種團隊合作，彼此如何磨合與共識？俞挺以自身經驗提醒，溝通上要謹記秉持尊重和理解

的原則，建築師的角色是架構師，不能只從自身角度來評斷一切，也要留意在理解他人困難、焦慮的同時不能迷失自己。外部合作最困難的莫過決策機制的冗長，尤其一個建築專案在落實過程會經歷許多公部門的審批，需要一步步確實完成。或許審批人員對作品內涵並不理解，會依據過往規範來駁回，當下你必須控制情緒，去瞭解對方評斷的原因，用對方能理解的方式來溝通，幫助彼此達成共識，有時對方反而會因為理解轉而幫助你。

**“所有艱難的思考和訓練，
在最後都要展現不可思議的輕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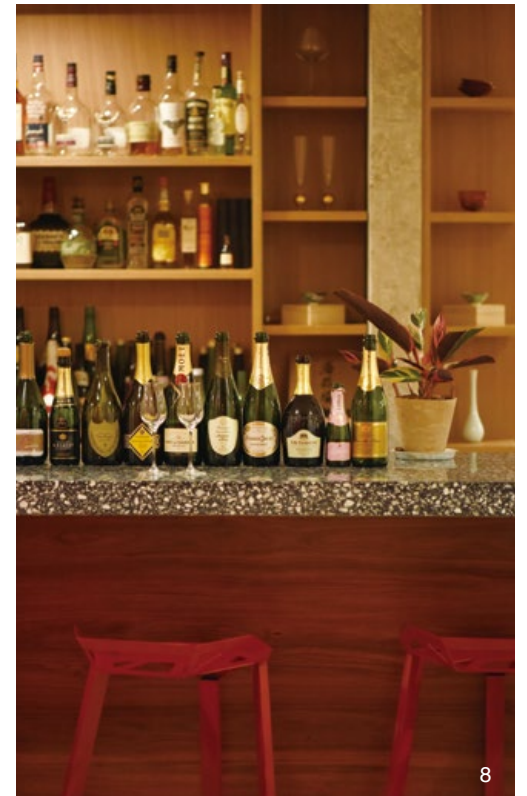
6-8. Wutopia 事務所。

打開想像發揮影響力

談到在設計力備受重視的時代，一位建築與設計師對社會的影響力？俞挺坦言，大多數建築師認為他們的設計對社會具有影響力，但事實上卻只是給社會製造出一個短暫的談資，如果建築設計不是從人的身體、身份、觀念、信仰、美學等角度去觸探大眾並與之對話，那麼其實對社會的影響力並不大。

他認為，優秀的設計應該具備想像力、理解力、執行力、審美力。養成一個好的設計者尤其要有三個能力的訓練；第一個是任何設計行業都應該具備的想像力；第二個是用理解力來面對他人、自己與社會，在溝通上理解他人的言語，並且能夠把自己想法傳遞給別人；第三個是執行力，是指貫徹自身與業主的意志，將意志不打折扣的完成。他也提醒設計學子切莫把設計行業的加班視為必須，因為加班無法解決問題，要效率而精準的工作。

俞挺的興趣廣泛，始終保時開放的胸襟與彈性，隨著不同階段的興趣、吸收，宏觀約取，厚積薄發。他說，20 年前的他，或許想成為一個繪畫工作者；15 年前的他，或許想成為一個電影導演；10 年前的他，或許想成為一個遊戲的場景設計師；5 年前的他，或許想成為一個小說作家。而現在的他，覺得自己的觸角能伸到任何感興趣的行業，並且有信心打破這個行業原有的壁壘，綜合成一個自己感興趣的工作，雖然現在尚未具體嘗試，但是已經開始有意識的去觸碰感興趣的各種領域，探索它可能的邊界。



上海地鐵 15 號線吳中路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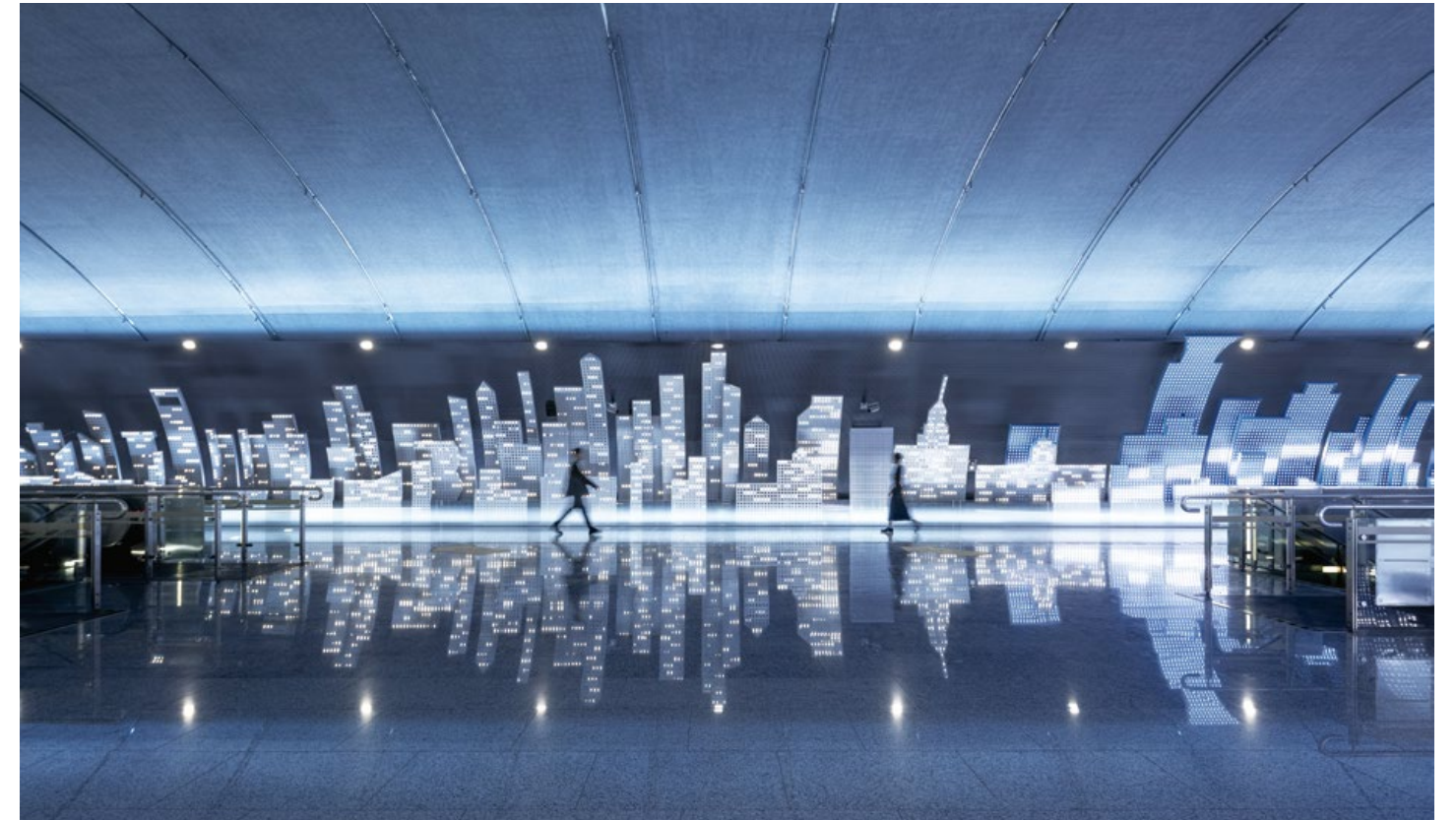
地鐵站廳應該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社交空間。

地鐵不僅僅是個功能空間，它也可以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文化空間與社交空間，在這裡產生的話題能催生出更多對城市的理解和督促。地鐵的延伸推動了上海城區的高速擴展以及繁榮，如果將站廳地面視為黃浦江，它的兩側就應該是浦東和浦西的城市景象，設計思考希望用一種簡約的表現手法傳遞這個象徵，讓站廳兩端反射出上海壯美的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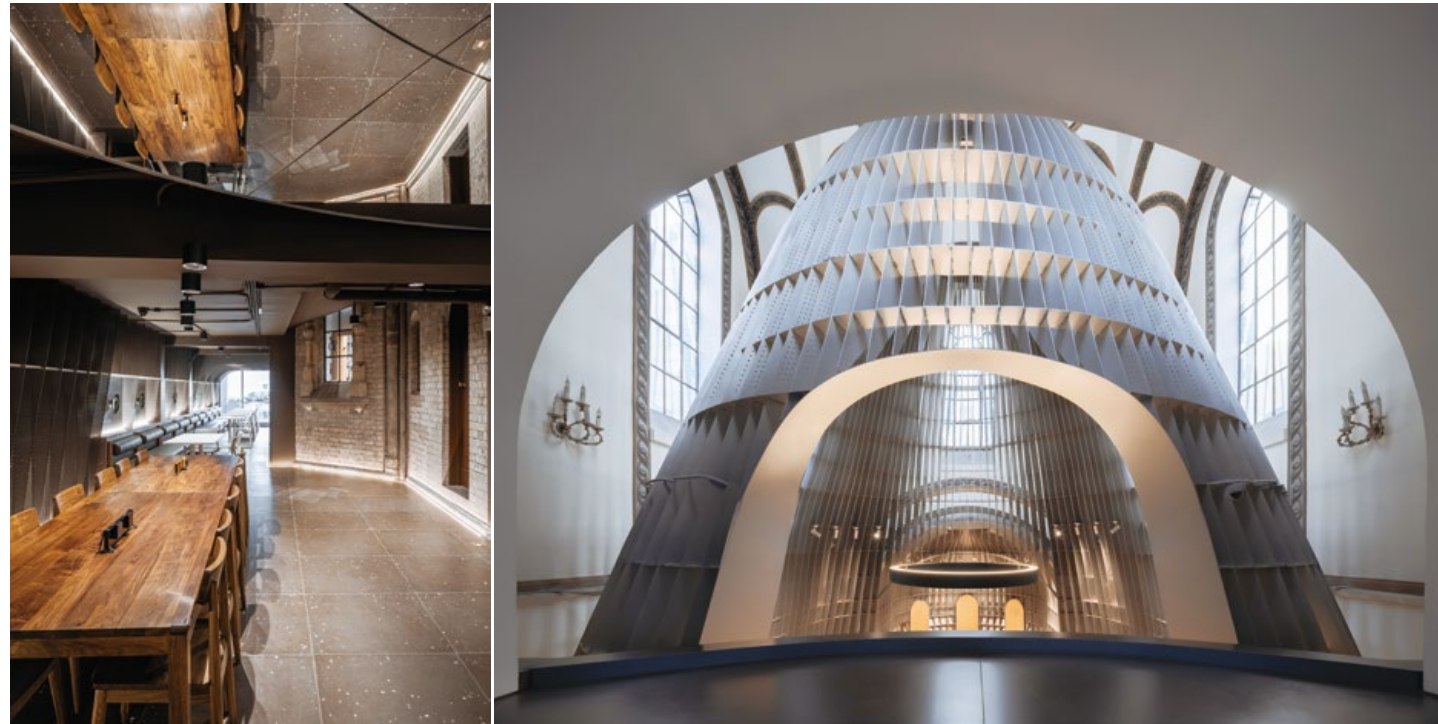
採用三層沖孔鋁板沿著拱壁延伸，形成了層層疊疊的城市背景，描繪黃浦江兩岸景象與地標建築。城市輪廓線的背後加了一道連續的深灰色弧型穿孔鋁板遮擋管線並且突出城市景觀。入口處則修改了拱型曲線，利用兩道弧線之間的空間容納龐大的綜合管線。

吳中路站採用淨跨達到 21.6 米的預製大跨疊合拱型結構，拱型結構不能施加龍骨的釘子，必須最大限度展現拱型站廳的結構美。設計團隊利用預製結構件之間的縫隙嵌入了消防設施，並讓燈光從地面向上打亮拱頂，將攝像設備與逃生指示裝設於城市背景的結構龍骨，站廳盡端牆面與下月臺的自動扶梯欄板設有風口，讓拱頂保持清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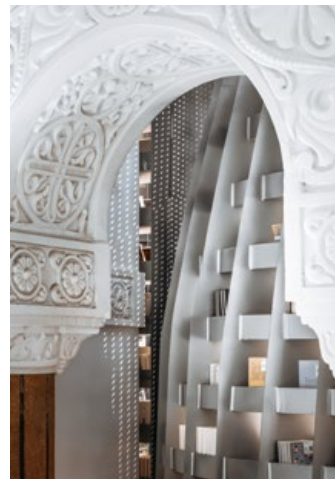
由於所有鋁板是通過地面主龍骨上焊接次龍骨形成的網格來安裝，三層鋁板之間的空隙提供了鋁板和拱頂的泛光照明需要的空間，同時也在不同建築和層次上規劃了 5 種尺寸的沖孔，削弱了鋁板的反射光線和反射音，讓金屬面不顯呆板。下側的連續擋水牆施作漸變膜玻璃，在視覺製造了城市建築彷彿於晨霧中緩緩升起的戲劇性效果。



思南書局詩歌店



在歷史建築裡打造鋼鐵書店，作為獻給讀者的聖殿。



以 Church in church 概念在上海的歷史建築聖尼古拉斯教堂舊址裡用鋼鐵打造一座現代人的精神庇護所。

把不必要的牆體和樓板拆除乾淨，裸露出原本的建築空間，修復過程追溯了歷史空間最初的材料，還原其立面、結構體系、平面布局和特色裝飾，再在其中建造一座鋼鐵書店。採用銀色鋼板打造的新書店由 30 個工人費時 80 天建造，共有 640 片大鋼板和 2921 組小鋼板組成，施作時先在室外預裝後再運到現場組裝焊接，最後在與教堂牆壁不到 50 釐米的距離前拼構出一座鋼鐵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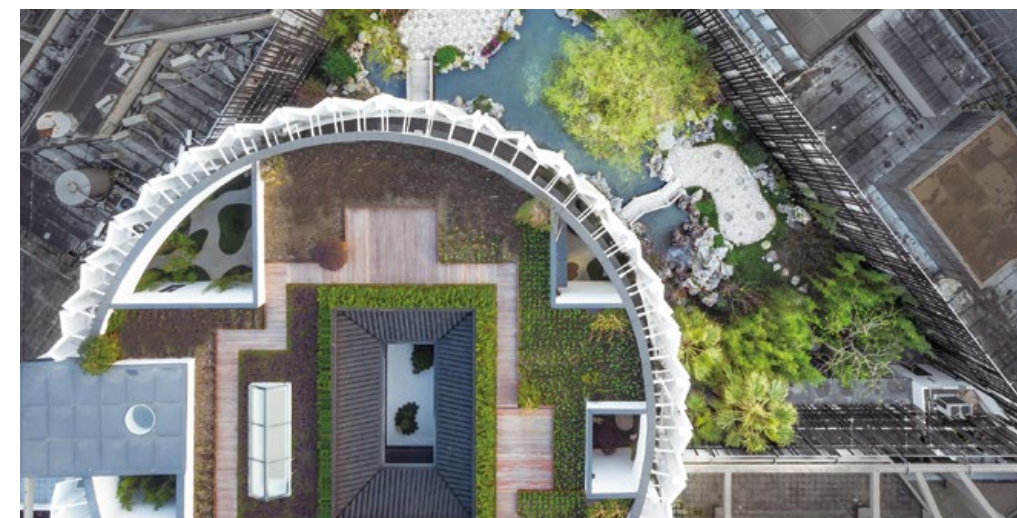
書架的隔板和立檔都是焊接鋼板網絡結構的一部分，書架的鏤空結構讓穹頂光線能灑入空間裡，透過書架也能隱約看到教堂從 1932 到 2019 不同年代的痕跡。書店 1 樓的窗戶貼覆藍色貼膜，讓日光透過貼膜灑入側殿，渲染出接近無限透明的藍色，消解了側殿的實體感，並烘托出主殿的光輝。

將教堂舊址東側和西側的原有搭建空間改造為咖啡館，教堂外的餐飲空間採用巧克力色包裝，與教堂內的銀色書店互作對比，令當代與歷史、幽深與淨白彼此烘托。咖啡廳地面，沿著教堂建築的輪廓線以燈帶框劃，標示出教堂原有範圍，而教堂修復後的外牆與窗口豐富了咖啡廳的視景，讓人從鄰處一探歷史建築的內部風景。





由外而內的公共性，是城市裡像光一樣的存在。



八分園是展出工藝美術作品的美術館，是一個微型文化綜合體，內含餐廳、圖書室、辦公空間、民宿、棋牌室。

空間原本用途是售樓中心，建築部分和商鋪相連，周邊環境較為雜亂，設計上沿著內院構築一道帷幕設下邊界，與紛雜環境脫開。內部建造一座庭園與建築合為一體。庭院的圍牆格柵不完全封死且塗覆黑色，讓八分園與外部環境形成鮮明對比。

設計上重視空間的多樣性，表現上海讓人愉悅且豐富的內在，因此建築要顯得變化豐富但彼此聯繫，就像一座垂直城市。園子是外，形式感複雜；建築是內，呈現樸素，而內部的樸素又有所差異，美術館淨簡，書房和餐廳溫暖，3樓的聯合辦公室接近簡陋，4樓的民宿則低斂且優雅，在屋頂打造一座菜園向古老的文人園林致敬。位在4樓的每間民宿都設置了空中小院，擁有一個公共區的天井，從而實現了空中別墅的概念，空中院子也與地面的傳統園子串構，讓遊園變得意境豐富。

在外觀上，建築立面用節制的表情來透露八分園內在的豐富性，選用沖孔鋁板作為摺扇造型在立面構成一層面紗，與室內的玻璃幕牆之間隔有院子或陽台，為裡外創造了一個模糊地帶。而1樓前院竹林通幽的入口，讓八分園跳脫了環境嘈雜，但依然維持向大眾開放的服務性，為城市開闢了一座親和鄰里的後花園。

一米藏



一座收藏者之家，持續書寫生活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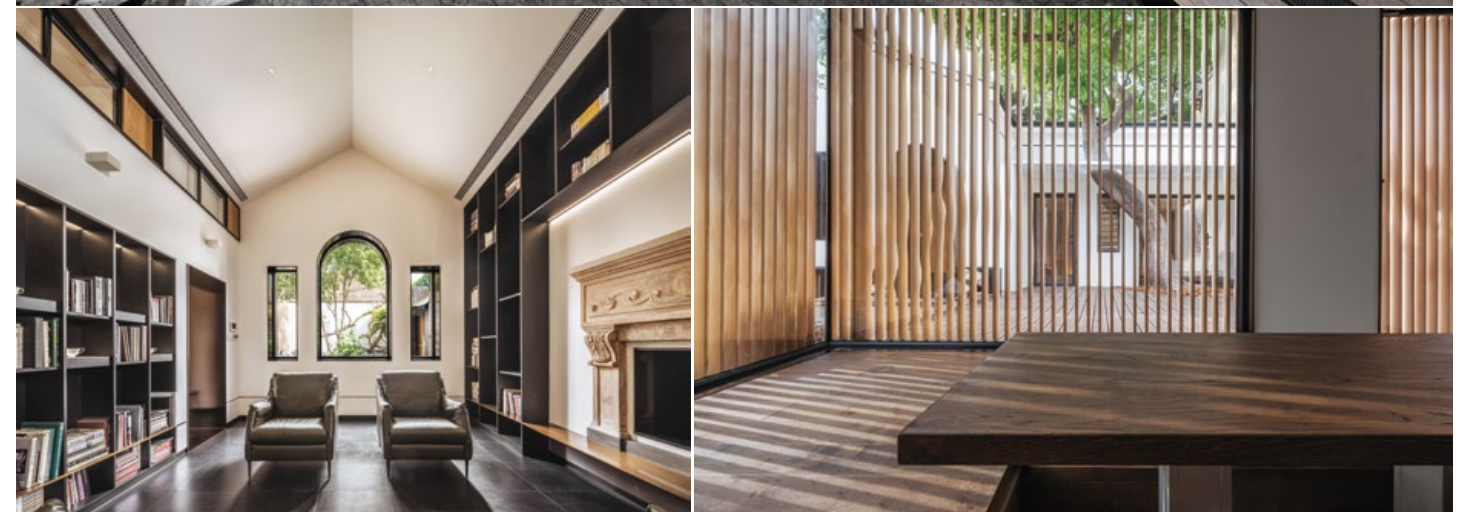


一米藏是座小型博物館、圖書館、展廳與會所，也是住宅。面對功能上的複雜性，設計思考企圖為它設定一個基本框架不變並且可以靈活調整的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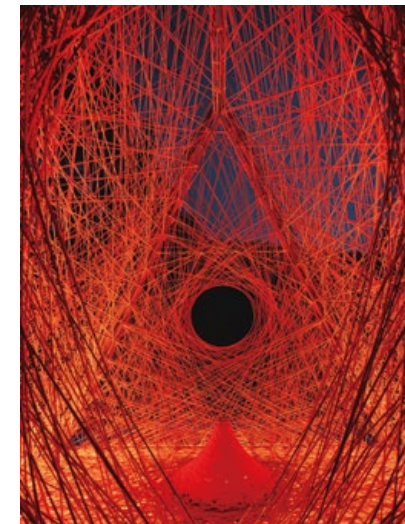
外部的院子細分為花園和舞台，在建築外觀上用黑色基調襯托出綠樹和白色房子，以黑色火山岩鋪裝作為基色，太湖石作為花壇的堆石，配合紫藤和紫荊打造出一個深色的當代中式花園。紫藤花的線條也作為沖孔板紋理，巧妙遮飾了藏於內部的管線。

在空間規劃上，使用一道連續的介面把建築分成兩部分，區劃出前方的生活空間和後方的服務空間。在連續介面區隔出對外的起居室（展廳／圖書館）、餐廳、主臥室以及獨立在院子裡的茶室。介面之後是廚房、廁區、設備空間以及女主人私享的展示間與閨蜜室，夾層空間用來作為服務人員休息、儲藏和男主人空間。

作為場所的一米藏，公共和私人之間的界線有時變得模糊不清，彼此以不同尺度的場所互相鑲嵌成曖昧文本，而文本也不拘泥於固定樣式，它沒有盡頭，不斷綜合當下事件發展出新文本，持續予人驚喜。



青龍塢結緣堂



當今許多人熱衷到異地短暫過一種新生活，用以躲避現實中諸多焦慮。但一旦新鮮感淡去，健康、教育、工作、財富等種種焦慮依然會襲來，而其中，愛情與婚姻是數千年來人類普遍的困惑。因此在這個文創園區的裝置計劃裡，決定設計一座「結緣堂」讓人走進其中，反思或測驗人生最重要的問題：愛情與婚姻，也藉由建築作為工具來激發大眾對現實生活困境的思考。

愛情在現實中總是被各種物質所包裹，結緣堂決定摒棄物質性，用純粹的三角形構成微建築，它代表了最初的建築原型，也有著先民在露天搭建草棚的意象。受到傳統文化「朱絲縈社」的啟發，用一條 7200 米長的碳纖維紅線纏繞出整座量體，紅線連綿不斷，採用數位化技術和演算法完成 4 米高 3.8 米寬的建築，並通過有效優化材料的分配密度，最大化提升建築結構性能。結構編織技術讓建築實現了 400 公斤的承載力，使結緣堂得以設置樓板，能同時容納至少 4 位成人，同時呈現懸挑效果，像似飄浮在空中。

結緣堂就像一個可以踏進但充滿隱喻的火焰，讓人或許好奇，或許遲疑，將它安裝在青龍塢的路邊山坳裡，作為一個鄉野之中的神聖空間，踏入其中無需思考地位、財富、年齡、性別，任何人都能偶發性地在這裡剖析內在期望的愛情與婚姻。紅線編織的建築周圍是可以觸碰的風景，身在結緣堂裡的人與建築倒影齊同融入風景之中，還能用手機掃描 QR Code 測驗自己的生活與渴望。

不再用一座堅固的建築來證明愛情和婚姻。

